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重 点 作 品 扶 持 项 目
九 江 市 文 联 文 艺 繁 荣 工 程

大湖纹理

DAHU WENLI

一部全新的鄱阳湖史诗



首部以鄱阳湖及其五大河流为背景书写大江大湖的长篇架构

作者历时四年、行程三万余公里，勘踏江右大地，浓墨重彩渲染江西文化大省风貌……

凌翼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地理文化·长篇散文

大湖纹理

DAHU WENLI

一部全新的鄱阳湖史诗

首部以鄱阳湖及其五大河流为背景书写大江大湖的长篇架构
作者历时四年、行程三万余公里，勘踏江右大地，浓墨重彩渲染江西文化大省风貌……

凌翼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序：“丝瓷文明”的摇篮

在我行程三万余公里，用足迹叩问鄱阳湖流域六十余县的过程中，遇见过渔民、村长、镇长、候鸟保护者、林场护林员、水上派出所警员、水利专家、博物馆馆长、僧人、道士、户外旅行者以及诗人、作家、画家等各类人物。他们将自己眼中的鄱阳湖讲述给我听，如数家珍，仿佛辽阔水面上掀起的波涛，正与历史深处的波澜一道，层层叠叠地朝我涌来……

地球上的神秘在于文化的深沉，掩埋在鄱阳湖流域的深层文化给予我足够的好奇心。我像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对一切都葆有极其热忱的探究欲望，对于行进途中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都投以极大的爱意和羡慕。

一个古窑址、一段古城址、一座古村落都能让我流连忘返，似乎这就是我前世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还有那些古墓塔、古战场、古寺庙……都能让我的脚步停驻，屏声静气地谛听墓中人曾经的血脉流动；战场的硝烟远去，但厮杀声犹在；古寺庙已成废墟，但经卷的吟诵声依在……

今天是过去的延续,我的踏访或许只是古人的一个意念。我的到来是前世的约定,也是后来者勘测的一个足印。今天世界的现状是在前人不断叠加的基础上,再次融入我们的创造。我们无法脱离前人已有的创造而一步登天,那就成完全的外星人了。

当世界重新吹响“一带一路”的号角之时,这一伟大构想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一代又一代前人用他们的步伐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踏出来的。

鄱阳湖是与世界联系颇为密切的一个内陆湖泊。不因别的,就因为鄱阳湖流域内诞生了世界上最尖端的“丝瓷文明”——无论是丝织品还是瓷器,最古老残片与最顶尖的产品都诞生在这片神奇的土地,因此成为古代“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中国制造”,鄱阳湖也由此成为“丝瓷文明”的摇篮。

“丝绸之路”是一个跨越无数世纪的漫长商业旅程,从它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便没有停止它的脚步,至今它仍然在向前迈进。富饶的鄱阳湖地区,在参与“丝绸之路”的伟大实践中,利用独特的地理、交通、物产等优势,加入到“丝路”大合唱之中,创造出了鄱阳湖新文明。鄱阳湖流域是盛产丝绸、陶瓷、茶叶、纸张等产品的基地,在陆、海丝路双轨发展的各个时期,鄱阳湖流域输送出去的产品都是国际贸易中炙手可热的主要商品。

鄱阳湖流域在历史上就是家蚕养殖和桑麻种植的源头之一,也是丝麻织品的重要产区 and 传播区,这从发掘的遗址、古墓中均有印证。最有说服力的几点是:1978年在中国崖墓文化发源地贵溪龙虎山“仙棺”中出土了二千六百年前的斜织机、印花织物和华丽的绢绸等,将我国成熟的纺织机械史向前推进了五百年;2007年在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并遗址发掘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数量最多的丝织品,其中的染色织锦服饰,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服装,完全改写了中国纺织织造历史和文化史;2011年,鄱阳湖西岸发掘的南昌西汉海昏侯墓,也是一座蕴藏丝绸宝库的大墓,刘贺亲自撰写的《筑墓赋》,其中有“厚费数百万兮,治冢广大。长绘锦周塘中兮,悬壁饰庐堂……”之句,描述了当时用丝绸装饰墓室的盛况,不幸的是,岁月荏苒,地震和鄱阳湖水的侵袭以及盗墓者的破坏,使这些丝绸瑰宝损失殆尽……

说到陶瓷,鄱阳湖更有话语权了。西方人将出产瓷器的中国命名为 China,就是直接将瓷器来命名中国。中国是瓷之国,瓷器诞生于中国。而中国瓷器的经典产地就在昌南镇——宋景德年间,因昌南出产质地优良的青白瓷,遂名景德镇。处于鄱阳湖流域饶河之昌江的昌南镇瓷器盛行全球,昌南(音 cina、china)便被西方演绎为瓷器的代名词,也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如果要追溯陶器的古老源头,在鄱阳湖流域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掘出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陶器——距今两万年的陶器。

陶器的尖端产品——青瓷的最早雏形也是在鄱阳湖流域得以发现:1973年发掘樟树吴城商代遗址,出土了大量原始青瓷,将中国瓷器之乡烧造瓷器的历史追溯到了商代……

最古老的陶器、最原始的青瓷和最精美的瓷器都出自鄱阳湖流域,正如世界上最古老的稻作诞生于鄱阳湖流域一样,这绝非偶然,而是因为鄱阳湖地区适宜人类栖居所致。人类选择了鄱阳湖地区生产劳动,才在鄱阳湖流域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古老文明。

说到茶叶,鄱阳湖周围都是丘林和山地,是茶叶的最佳生长地。鄱阳湖流域无疑成为古代中国主要产茶区。浮梁、婺源、河口都是茶叶名产区。唐代陆羽《茶经》记有“茶生婺源山谷”,白居易《琵琶行》诗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等,都反映了古代鄱阳湖流域茶业的兴盛。明、清两代,铅山县河口镇成为中国红茶贸易中心和制作河红茶的技术中心,俄、英、印度等国商人不远万里来到河口贩运。河红茶成了国内最著名的红茶和“第一次问世之华茶”,被西方奉为至尊名茶,誉为“茶中皇后”……

鄱阳湖流域山水殊胜,儒、释、道三教在这里旗幡招展,创宗立派大显神通。

在儒教领域,鄱阳湖流域是宋、元、明理学生根、开花、结果之地:北宋周敦颐在南安(今大余)授学程颐、程颢,开创理学之基;南宋朱熹、陆九渊各表一枝,将理学推向高峰;元代吴澄将宋代理学做了新的梳理;明代王阳明受教于上饶人娄谅,走向理学道路,其人生的巅峰——立德、立功、立言的主要基地都在鄱阳湖流域完成,开创出“阳明心学”,并在赣州广收门徒,其学术论著《传习录》等

多部著作都是在赣州刊刻出版,乃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也落星于南安……

在文学领域,鄱阳湖流域诞生了众多开宗立派的文坛泰斗。东晋及刘宋时代,陶渊明、谢灵运以诗歌同在庐山与鄱阳湖创立“田园诗派”与“山水诗派”,掀起了江西文学创宗立派的先河。之后,文学大家辈出,文学流派纷呈,诸如唐宋八大家江西占三家(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欧阳修被公认为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词人晏殊成为婉约派的旗帜之一;黄庭坚创“江西诗派”,形成以他为中心的诗歌群体,影响后世诗歌创作达一千余年,至今余音缭绕;杨万里创“诚斋体”;明代汤显祖在戏剧创作上独领风骚,有“东方莎士比亚”之誉;晚清陈三立为“同光体诗派”重要旗手……

在佛教领域,鄱阳湖流域为众多禅师开宗立派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惠远奠定净土宗基石;行思传禅于青原山;马祖道一在洪州创“洪州宗”;临济宗由希运在宜丰黄檗山创基;曹洞宗在宜丰洞山和宜黄曹山门庭大显;沩仰宗在宜春仰山大张其法;临济宗后来又在江西萍乡、修水两地分蘖出杨岐宗、黄龙宗。中国佛教的重要事件“马祖建道场,百丈立清规”就是在赣西北九岭山脉完成的……

在道教领域,鄱阳湖流域发生了开先河的事件,张道陵在龙虎山播下正一教种子,而后有张天师传宗六十三代的辉煌,与儒教形成中国文化的两翼,造就“南张北孔”的局面。之后,许逊在西山开创净明忠孝道,成为受世代江西人膜拜的“江西福主”;陆修静“爱匡阜之胜”,构筑精庐居处修道,使庐山一时成为道教中心;葛玄结庵葛岭,使阁皂山成为一座融道教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为一体的名山,诸如此类的还有三清山、麻姑山等道教名山……

鄱阳湖流域以它深广辽阔的肚腹和丰盈壮硕的乳汁孕育和滋养了中国历史上灿烂夺目的宋明文明。纵观宋明两代,宋明理学的发轫、发展和结果,都与鄱阳湖流域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宋明两代,鄱阳湖流域贡献出了全国一流的经济指数、全国最多的人口基数、全国最先进的教育体系(书院数量居全国第一)、全国最出类拔萃的人才库(拔尖人才居全国之首),在此基础之上,鄱阳湖流域还贡献出了在政治、军事、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各领域引领群伦的巨

匠,如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朱熹、陆九渊、杨万里、姜夔、江万里、谢枋得、文天祥、解缙、魏良辅、汤显祖、谭纶、宋应星、朱耷、陈三立、陈寅恪等,他们的名字,个个晶莹剔透,流芳万古。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交通,因为交通发达才能聚集人气。四面八方的人在这里来来往往、聚聚合合,才能形成财源,使经济流通、文化交汇,最终形成创造和文明。在舟船、码头等硬件设施齐全的鄱阳湖流域,形成了以鄱阳湖为核心中心的水运交通体系。鄱阳湖与五河构成完整的内循环水运网络,通过湖口与长江水系对接,形成内外连通的大水运格局。当大运河沟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后,鄱阳湖与赣江又扮演了“水上京广线”的重要角色,联通珠江水系,形成中国版图上最壮观的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纵横链接”的格局。“水上京广线”的线段组合:京都(政治中心)—大运河—长江—鄱阳湖—赣江—章江—大庾岭(长江、珠江水系连接点,肩挑人扛)—浈江—北江—珠江—广州(国际贸易进出港)。这条“水上京广线”将黄河、长江和珠江三大水系串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合力。全程二千余公里的“水上京广线”,江西段约六百公里,占全程的四分之一,是整个“水上京广线”的黄金段。

由于“水上京广线”的形成,鄱阳湖依托其丰饶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逐步形成“丝瓷之源”的核心区域。加之古代江西本身就是一个经济大省和产出大省,以纺织、瓷器、茶叶、纸张为主的各类商品及生产技术,由鄱阳湖水系输送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鄱阳湖是一座自然生态调节器,其宽广的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由于“肾”功能的强劲,使它周围形成强大的生态磁场,由此产生地球上无出其右的鱼米之乡。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着瑰丽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创造着辉煌的精神文明,从而形成独特的鄱阳湖文明。鄱阳湖又如一叶功能强大的肺,吸纳周边文明后,再次融入到具有更大磁场的中华文明之中,从而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越来越多的珍稀候鸟飞临鄱阳湖,在这里与人类共享着鄱阳湖湿地带给它们的温润和美好。一年又一年,它们不知疲倦地从世界各地迁徙到鄱阳湖,它们

站立在湖岸线上,或昂首、或低头觅食、或展翅飞翔,铸造着一座动态的“中国第二长城”。

我踏行在鄱阳湖大地上,深知这片土地的肥沃与丰厚。脚步踩在前人开掘的文明之路上,传递给我一种接力的勇气。我的脚步不会停歇,依然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思索、记录……

同时,我希望探寻鄱阳湖文明的同时,探讨新问题,开拓新领域,与有识之士一起探究鄱阳湖在“一带一路”构想下的前景和未来。鄱阳湖流域拥有如此灿烂的历史和文明,今天,同样需求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书写出更为壮丽的诗篇,展现中国最大淡水湖的崭新风貌!

2017年6月18日于浔阳

目 录
CONTENTS

序：“丝瓷文明”的摇篮 / 001

卷一 文明荡漾 / 001

卷二 儒风悠然 / 055

卷三 禅界遗尘 / 105

卷四 道骨气象 / 133

卷五 艺术纹理 / 159

卷六 江右商帮 / 213

卷七 战争虹影 / 249

卷八 五河波澜 / 307

卷九 地球之肾 / 361

跋：在鄱湖纹理中敲打文字 / 385

卷一 文明荡漾

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与人类息息相关

1

我是鄱阳湖。我来到这个世界完全出于自然。我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与人类息息相关。人类利用我、改造我；我也哺育着人类，与人类休戚与共。我不知不觉地化作了鄱阳湖，鄱阳湖也化作了我。——

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共同体，我们每个个体都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命运共担的。正如我作为一个水体的湖泊，与长江链接，是长江的一个分支；而长江又与东海链接，长江是东海的一个支流而已；推而演之，地球上海洋彼此相连，而东海不过是太平洋的一个局部而已。

长江像一条玉带一样划过华夏大地，而我，就是镶嵌在长江这根玉带上的一只宝葫芦。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搬出万年——我的支流饶河流域的一个县份——那里有举世瞩目的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从中挖掘出的陶片，距今约两万年之久——这样的结果震动了考古界，这是地球上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陶器碎片；另外一个惊世发现也不得不提，那就是距今一万二千年的稻作遗存也在同一遗址并存。这无疑震古烁今！

人类要生存，首先得填饱肚子。浩大的鄱阳湖平原成为人类聚居之所，人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将鄱阳湖捧在手心。他们围绕鄱阳湖欢快地劳作，农耕、织布、渔猎……渴了，他们双手捧起湖水浇灌庄稼和自己的唇舌；累了，他们徜徉在湖

水中洗去一身疲惫；饿了，他们用湖水炖湖鱼吃得喷香津甜。

鄱阳湖的名字，是人类赐予的。不管是鄱阳湖，还是之前的彭蠡——尽管彭蠡和今天的鄱阳湖有着地理上的巨大差异，但那不需要在这里做一加一等于二的数学推算，之所以在此提出，只是希望人们明白，鄱阳湖和彭蠡在不同的文本出现，给人的感觉是不尽相同的。鄱阳湖和彭蠡有时候混用，人们也许能够读出不同词义给人以时间上的青翠和沧桑，味道是大不一样的。

在鄱阳湖的东侧，从饶河绕进去一段路程，可以追溯到万年县一个叫大源的地方，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现了一处远古人类遗址——仙人洞遗址。在它直线距离不到一公里的地方，还有一座吊桶环遗址。这是远古先民在太阳落山前聚会、论功行赏、分享每天狩猎所获的营地。每到傍晚，所有人都聚集到这里，开始享受屠宰猎物，烹饪烧烤的乐趣。一时，整个山谷喷香四溢，呈现一派热闹狂欢的景象。劳动一天的人们只有在此刻是最快乐的。人们在月光下升起篝火，男女老幼围坐着，篝火映红他们喜气的脸庞。

人们饱食之后，开始载歌载舞，整个篝火晚会喜庆欢腾。

远古人类的生活并非现代人想象的茹毛饮血那么恐怖，否则人类何以将欢乐的基因遗传到今天呢？月亮古色苍郁覆盖着莽莽山林，欢乐的篝火之外，那些被人类围猎后失去伴侣的兽类却在悲鸣……世间万物总是伴随着此消彼长而发展到今天。与远古人类同时出现的动植物们，又有多少种类将基因延续到了今天呢？

透过一丛茂盛芦苇的苍茫，看见山坳上矗立着两块巨大的岩石。这两块岩石是个奇迹，它们似乎是共赴一场亿万年的密约，两块石头额头抵牾着额头，十分亲密。这两块石头应该是一阴一阳，阴阳结合才能造就这种完美契合。

走近岩石，才发现所谓的吊桶环并非两块岩石组合而成，而是一块整体的岩石，像拱形的桥梁。底下是通道，头顶上的岩石是天然的凉棚，可用来避风遮雨。考古人员发现它时，给这个遗址取名，就是依据这个岩石的形状来命名的。

它太像吊桶的提环，因此，命名为“吊桶环”。这是一个很生活化的名字，也有别具一格的诗意。

如果不是一座远古人类活动遗址，做一个调皮的孩子，在吊桶环上攀来爬

去的玩耍是个不错的选择。吊桶环从不同角度看,既像是两块巨石焊接在一起,形成拱桥之姿,又像是一块巨石,被天工巧凿,形同凉棚,底下是天然的休息乘凉之所。

考古学家在对吊桶环遗址进行多次发掘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兽骨以及夹粗砂的条纹陶、绳纹陶,还有野生稻植硅石……这些无疑都是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有赖今日科技的先进,测算得出这些遗存的年代:夹粗砂的条纹陶、绳纹陶距今约两万年之久;稻作遗存距今一万二千年之久。

这样的结果当然令人震惊,包括发掘它们的考古学家。这两项测定结果,显示这里发掘的陶器和稻作遗存年代,超越了世界上迄今发现的任何一处遗址。

我们在这个当年人类分享狩猎果实的地方,流连忘返。一群用麻片遮盖身体的人,散座在四周,孩童们在岩石上嬉闹。几个屠宰者在生擒来的野兽身上砍杀、剥斩,野兽凄厉的叫声激发着人群的欢笑。

女性忙碌着,烧火,将剁成块状的野兽肌块架在大火上烤炙,香喷喷的猎物香味随着烟火飞扬,飘散到四野之中……

回到现实,历史已成烟云,早已散去。岩石上长着密密实实的柴草,彼岸花的红艳从柴草中跳出来,似有欣喜之感。彼岸花是一种极阴之花,长得极为艳丽。吊桶环是古人类的屠宰场,生长这类花也就不足为怪了。

仙人洞遗址,离吊桶环并不远,直线距离约七八百米。洞体是石灰岩自然形成,远古先民发现它并开发利用,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居所。洞穴入口成仰状张开,与地面持平,不需攀越就能直接进入。洞穴内大洞套小洞,类似今天的套房一样。走进深处,还有自然光从洞穴深处透出,一旦洞口遭遇不测,这里就是理想的逃生通道。洞穴有自然排水系统,冬暖夏凉,是远古先民避风遮雨的最好居所。

仙人洞遗址是远古先民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杰作。洞穴前是一块平整的草地,洞穴两边树木葱茏。步入这个平整的场地,现代人用铁栅栏做的围墙有效保护着这处遗址,里面芭蕉和各种草木繁茂,瞬间觉得草木原本就是人类亲密的伙伴。尤其是那丛芭蕉,给人强烈的家园气息,安宁而祥和。

洞穴外不远便是河流。远古先民对水的依赖和亲近一览无遗。人类生活无

法远离水。人类的肌体百分之七十由水构成。除了体内需要水循环运行外,体外也需要清澈的水来荡涤尘世的污垢。在气温极高的情况下,人们还渴望浸泡在水中,以此减少高温的蒸晒。日常生活,从野外采集的蔬菜果实,也要经过水的洗涤,方能入口。经过烤炙的食物吞食之后,还需要水的中和予以消化。

远古先民或许还没有风水一说,但洞穴外的这条河流从远处蜿蜒而来,另一条溪流则从吊桶环方向曲折漫步到洞穴前汇合。二水交汇于明堂,这是绝佳的风水宝地。由二水灌溉的广阔盆地,是耕作种植水稻的良田。先民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掌握了水稻种植。与此同时,他们也学会了圈养动物,驯化捕获的猎物。渐渐地,人们的圈中就有了鸡、鸭、兔、狗、猪、牛等牲畜。

溯流而上是河南、河北两个村落。行三四百米,一座明代的石桥横在河面上。桥面的石梁被独轮车碾压出一道道深深的岁月之痕。漫步桥上,让人穿越到深深的历史迷雾之中。缓慢流过的河水也如匆匆过客,与桥擦肩而过。

远古先民遗址成为生息于此的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随着工业化进程,当地一家有身世的企业将遗址四周的山头吞噬干净,触目处,皆是伤痕累累……一条运载石灰岩的轨道将远古先民生活过的自然环境破坏殆尽,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件,可是事态并没有被遏制,还在愈演愈烈。多么希望这些唯利是图的企业手下留情,还远古先民遗址一片和平与宁静!

仙人洞遗址里发现的大量兽骨都是野生动物遗骨,鹿、猿、虎、野猪、麂、猪獾、小灵猫、果子狸、猕猴等,龟、鳖、螃蟹的碎骨——这些动物名字,今天大部分还与人类同在。这些动物的遗传基因如此强大,它们生长繁殖,就是为了让人类更强大,更繁荣……动物们的奉献精神,让人类备感羞耻!

透过时空,点燃那堆篝火,先民们狂欢之后一片寂静,长老们在商议着部落第二天的行动。很多大小事,他们需要操办、落实。一个部落群体,吃喝拉撒的事都要由他们分派和照管。还有部落之外的联络,狩猎地界的划定,也是他们关心的大事。当然,一切以和为贵。但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时有发生。部落的危机意识像一根紧绷的弦,总是在他们的思维中反复出现……谁也不想发生战争,但一旦关乎生存,触及部落的利益,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在仙人洞的洞口发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发现了四个人类化石遗骸。人骨化石中成年男女各一人,另两个是八岁和一岁左右的小孩,这似乎是一家四口。但那个时代人类还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不太可能有一夫一妻的家庭。但女人生育了孩子,还是得靠男人共同抚育,这在动物中也很常见,没有什么奇怪。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排除了感情,人就是低级动物。但这对成年男女和两个孩子,是在遭遇什么样的力量遇难的?这真是“万年”之谜!一岁左右小孩应该是躺在女性怀抱里遇难的。这大概是一次地震产生的恶果。他们可能是在逃生的过程中被巨石砸中……这仅仅是猜想,即便考古学家也无法还原事件的原貌。

万年仙人洞人类消失于何时?已经无存考证。或许正是因为出现了有巢氏,人类开始了巢居生涯;或许这些先民开始掌握了房屋建造技术,从此告别了洞穴生涯;或许由于一场征战,远离了故土……人类总是一步步发展,从旧石器时代过渡到以陶器、稻作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这一进步,代表的不仅仅是万年仙人洞的文明,而是整个人类的步伐,像不可阻挡的洪流,滚滚向前……

在这大踏步的迈进过程中,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或者说鄱阳湖地区的先民是最早适应大自然、改造大自然、应用大自然的一群先驱者。

仙人洞遗址的发现,从一定程度上说,等于找到了一把开启鄱阳湖文明,乃至中国文明甚至整个人类文明的金钥匙!

此刻,有一个猜想值得人们深思:位处乐安河畔的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陶器,而昌江上游景德镇地区在尔后的漫长发展中演变成了世界瓷都,两地直线距离仅七八十公里,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此外,乐安河与昌江源流不同,但两条河汇流后合而为饶河,最终归于鄱阳湖的浩瀚之中……

万年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至今还有村落保留着原始耕作,种植被称为“贡米”的野生稻。仅从“万年”这个名字看,就似乎隐藏着一个巨大谜团——万古之谜。仙人洞、吊桶环遗址落脚于大源镇,绝非偶然。据盘点,遗址周边与“源”有关的地名多至十几处——源头、港道源、柳家源、贯源、叶家源、上叶源、下叶源、梨树源、大源里、洪家源、梅源……真是“源”“源”不断,这是否就是人们对人

类文明源头景象的一种追诉呢？

作为世界稻作起源地，历史上就是贡米之乡。据载，明正德七年（1512年），万年将所产大米进贡朝廷，皇帝食用后大加赞赏，遂传旨“代代耕食，岁岁纳贡”。至今，万年县裴梅镇东南部山区荷桥、龙港一带，依然栽种着这种“贡米”——这是一种野生稻，一年只栽种一季。因只有龙港、荷桥两个自然村特定的山区水田才能种植这种野生稻，产量极其稀少，因而名贵……

行走在山窝水田的小径上，看禾花在阳光下闪烁着朴素的光芒，一支久远的歌谣从远处飘来——

一根线，搭过河，
河边崽伢会栽禾；
栽一棵，望一棵，
望得禾黄娶老婆。

这是辛勤的稻作人，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实践中随口吟唱出的歌谣。

但现代农民已经进入“耕田不用牛、插田靠抛秧、除草有药剂、收割机代镰”的时代，又有几人能哼唱出那一腔辛酸的歌谣呢？

只是这样的歌谣遗失之后，没有任何一个考古工作者能够将它复原。曾经口口相传的古老歌谣，已经不再吟唱，这幅稻作人创造的风俗画卷，便只好消失在时光中，永不再生了……

2

我是鄱阳湖。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个久远的时空。那个时候，人类还疏于文字记载，或许有记载，也因为时光的久远而荡然无存。

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远古时期的彭蠡湖到底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

古彭蠡湖的主体并不与今天的鄱阳湖重叠。它在今天的长江湖口段以北地区,大概范围在今天的彭泽、望江、宿松、黄梅、湖口之间,要说还有什么遗迹的话,今天的龙感湖、大官湖、黄湖等湖泊就是古彭蠡的深水区。

那时的长江也不在今天的位置上,而应与古彭蠡有一段重合的江段——长江像一支丘比特之箭,从古彭蠡湖西端穿透彭蠡湖心到东端射出,朝东海奔去。

后来地壳和地理的变化,长江向南位移,彭蠡北部抬升,湖区缩版为今天的龙感湖、大官湖、黄湖等湖泊,南部由于江西五河会合后,随着地壳的下沉而逐步形成新版的鄱阳湖……这其中的演变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若干文字可以说得清楚明白的。

留下一些空白给读者去想象吧!

需要费些笔墨,叙述一下居住在古彭蠡湖早期先民的一些情况。

尽管今天的鄱阳湖与古彭蠡在地理上不完全相同,但不妨碍古先民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人类逐水而居,水在哪里,人类就追随到那里。

从文字记载来看,最先来到这里开垦的民族是一支叫三苗族的民族。“昔三苗之居,左洞庭,右彭蠡”,《史记·吴起列传》这样写着。

三苗族选择长江流域两个最大的湖泊休养生息。上古时期,三苗族是长江流域文明的开拓者,与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共同支撑着中国大地古老的天空。

三苗族势力强大后曾与华夏族在中原大地争夺地盘,三苗族的头领是赫赫有名的蚩尤——那个连黄帝与之交战也是胜少败多的战神级人物,他在庐山脚下发现了铜矿,使他拥有了先进兵器,成为那个时代不可一世的战神。

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文字记载的历史是短暂的,不过几千年,而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却有几十、数百万年。

因为没有文字记载,靠人们从地底挖掘的一些碎片进行考证、推测,与历史本身肯定谬误千里。

大地有厚德,总是生生不息。历史向前追溯,可以直追到人类的诞生;向后